

诗乐相生，情韵交响，烟花三月别样情——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审美特征略探

张文涵 吴振国

广西科技大学 人文艺术与设计学院，广西柳州，545006；

摘要：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是以中国古典文学为文本，对其进行谱曲创作的声乐作品体裁。作曲家刘文金为诗词《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谱曲，该作品融合盛唐诗歌气质与民族音乐神韵，展现“中西合璧”的创作理念。文章以音乐学理论知识为基础，运用文本分析法、文献研究法、实践研究法等研究方法拆解并剖析该作品所蕴含的艺术审美特征并探讨演唱实践要点。研究文学意蕴，品盛唐浪漫洒脱的文学特质。参阅作者背景，悟诗人的情怀与憧憬。以康德“自由美”的理念，解说散板前奏、分解和弦及反向声部进行的作用。旋律线条随着诗歌的情感呈线性发展，实现情景交融。研究认为，该作品通过文学与音乐的深度融合，彰显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审美价值，为当代民族音乐创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审美特征

DOI：10.64216/3080-1516.26.01.044

引言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是指以中国古代时期的文学作品为歌词文本，对其进行谱曲创作的音乐体裁，它象征着东方人对文学与艺术中意境美和语言美的追求。在近现代创作的声乐作品中，《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传唱度甚广，是民族男高音的优选佳作。玄宗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李白出蜀游历，在洞庭湖、襄汉一带与孟浩然首次相遇，两人一见如故，结为挚友，孟浩然对李白的才华极为赞赏。玄宗十五年（公元727年），李白东游归来后定居安陆，此后他常以诗酒会友，期间多次与孟浩然相聚。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三月，李白获悉孟浩然将去往广陵（今江苏扬州），于是托人带信，告知其于江夏（今武汉市武昌区）会面。孟浩然便乘船东去，李白在江别亲自为其送行，并写下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性情豪迈，热爱祖国山河，而且世人总能在他的诗作中真切体会到他所注入的豪情，他一生游历各地，游踪途中创写出大量的歌颂山河之作。李白的诗作将唐代诗歌推向了浪漫主义高峰，既灵动又飘逸，且语言轻巧，意境深刻，充满了奇幻感。他在创作上，善于运用夸张、隐喻、拟人等手法，常以描写事与物来塑造人物形象，细节性极强。1981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中国作曲家刘文金先生为此诗作谱曲。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颇有成就的音乐家，刘文金先生注重研究民族民间音乐旋律的特点，以在新的

创作中展现出民族音乐的“神韵”。他坚持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音乐改良传统，推动了现代音乐中“中西合璧”的探索。

艺术作品的归宿是人的审美，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同社会律法一样，皆以“人”为出发点。随着艺术研究的发展和人们的欣赏水平的提高，作为艺术学习者及工作者，要正确引导社会的审美风潮，因此探究作品的审美问题是必要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作为中国古诗词音乐中的经典佳作，蕴含着十分鲜明的艺术特色和美学特点。

1 盛唐诗歌的气质美

从文学角度来说，盛唐是指“开元之治”以后社会繁荣昌盛的时期，即唐玄宗统治初期所出现的盛世，直至诗人杜甫去世前后结束。唐诗经过一百多年的孕育与发展，达到了全盛的高峰。在这个社会繁荣并且充满艺术气息的时代，像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这样的杰出代表，他们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元，且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在当时风靡整个唐朝。

热情洒脱、豪迈奔放、具有浓烈的浪漫气质，是盛唐时期文学诗歌的主要特征，有如《望月》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壮志；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烟花三月下扬州”，即使是离别之际，愁绪之时，也有风流雅兴的洒脱；如《赠汪伦》中“潭水深千尺”都不及诗人之情的浪漫。而有的即使是恬静

优美之作，也同样富有生气，有如《静夜思》中“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错觉之意，是因为诗人思乡心切；如《玉阶怨》中“夜久侵罗袜”的痴情幽怨。

仔细品味盛唐诗歌就会发现，每一个字词的表达，都是含蓄而有力，用现实中的美好事物来表达人的喜怒哀乐。无拘无束、闲情雅致、情深意长，这即是为后代世人所赞佩的“盛唐之音”。

2 人文思想的精神美

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人”是文化的吸收者、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化内容永恒的主题。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同样要立足于人。冯友兰先生曾道出哲学与文化之间的联系，认为哲学与文化皆重在“人学”，要着重以“人”为中心探讨。

据《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来探析该作品人文思想的精神美，全诗如下：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诗歌的创作是诗人内在修养和精神思想的体现，全诗以“送别”为发展线，寄离情于景，贯穿全部。这首作品从背景来看，讲述的是诗人所经历的一件真实故事，表达的是其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把相传三国时期有人在此驾鹤登仙而得名的“黄鹤楼”当作送别地点，无一例外，这也是诗人心中无比赞叹的地点。黄鹤楼位于长江南岸的小山岭上，楼中者能观山河大地，且诗人在诗的后半部分远观“长江”的刻画，足以体现作者热爱祖

国大好河山的胸怀；次之，与故友分别之际，诗人心中应当是无比惋惜。但在诗歌中，诗人用闹市当街色彩斑斓的“烟花”和一片春意盎然的“三月”来形容友人此次前往的目的地“扬州”。这是何等的莫逆之交，完全把读者印象中“送别”的悲伤基调模糊化，既是诗人对友人的美好祝愿，也是憧憬远方未知事物的理想；再有，故友的船帆顺流而下，慢慢地消失在了视野之中。在古代，仅靠水路连接苏鄂两地，可想而知的遥远距离。距离产生美，离情宛如长江流水，把长江作为动态背景，所有的愁思，皆隐隐消失，就此坦然释怀。释怀的并非是友人渐行渐远的离去，而是因为诗人愿意积极面对生活中的每个节点，乐观地继续向往着……

从文辞的解读中可以强烈地体会到，诗人有着对祖国山河的无限热爱、“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乐观态度和憧憬远方的壮志热情。诗人将自己的思想精神以短小的七言诗体现出来，带给世人无穷的精神力量。

3 音乐风格的自由美

“自由美”这一概念最早源于康德，其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把毕生精力都投入进了美学思想的著述。康德提出的命题“自由美”是指诞生的审美对象不因为特定的目的或对象而成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处于创作阶段的命题。将此概念代入到音乐或文学作品中，换而言之，就是纯粹的艺术，即非概念化的作品，不用框架将其“捆绑”。在审美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可尝试将此命题广义化，如在创作音乐作品时，给演唱者或演奏者留有二度创作的空间，使其可以在表演中即兴发挥，创造“自由美”。



图 1

以歌曲《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前奏部分为例（见图1），这一段奠定了整首歌曲的氛围基调，散板速度标记，交代了自由的风格与速率，钢琴演奏者可在此自由发挥。高、低声部相互模仿，反向进行。音乐起始使用了分解的一级三四和弦，在二度音程中加强不协和感。此处两个声部皆为四组的八度复震音，双手轮流交替演奏，前两组为二分音符，后两组为四分音符，提示音符时值的变化，在实际应用中，演奏者可自由处理。接续的下行琶音，形成一种顺流而下的音乐线条，以一个柱式主和弦的琶音落稳，并转位延续时值，使其音乐素材完整，再以上行琶音引出主旋律。就前奏部分而言，散板的速度、七和弦的不协和色彩、琶音的连续使用，都在很大程度上为演奏者的二度诠释创造了自由发挥的空间。



图 2

首句部分（见图2）没有出现小节线，延续了前奏部分的散板，速度自由，灵活进行。在音乐理论中，普遍认为音乐的强拍要落在小节的首拍上，但在速度自由的散板中，似乎所有固定规则都可以被打破，实现特殊化。“故人”以一个极短的装饰音开始，暗示“故”字的弱拍位置，而“人”字被装饰音增添色彩后，直接作为长音立住强拍的地位。此时，旋律上就把“故人”作为一个主体介绍清楚了。长音过后三度跳进引出接下来

4 诗与旋律的意境美

意境美是文艺作品表达的最高境界，近现代学者王国维曾把“意境”的涵义理解为人在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有意趣、有具体形象、有戏剧性张力的诗意空间。作曲家刘文金先生，选取了B羽七声调式来创作《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旋律线条呈有微小起伏的波浪型，极大程度地保留了诗词的吟诵感和民族韵味，符合其蕴意和情节发展的线性规律，极具中国民族音乐特色。诗词的画面感通过旋律的推动得到增幅，意境美更加彰显出来。声乐作品的意境美，讲究的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是由歌词与旋律共同呈现出来的，并且二者融合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以歌曲第一段为例：

前奏部分（如图1）用钢琴模拟长江的水流声，潺潺流水，极具代入感。

的词，“西辞”是该作品内容的中心，通过提升音高来强调。“辞”字上附加了十六分音符的装饰音，其演唱或演奏的效果近似顺回音，表现作者面对友人辞别的复杂心情。紧接两拍休止，时值自由，表现出刚说完一句话，心情却低落起来的突然。回落低音D宫上，交代所在地点。在这一句旋律中，准确地理清人物、事件、地点三者关系，用强弱对比和音高对比，将实景与虚像结合，产生辞别之际的场景画面感。



图 3

第二句（见图3）开始，旋律便具有灵巧、跳动的特点，小节线出现，并标有速度记号，意味着旋律进入固定的慢板速度。“烟花”的音高顺承了上一句的尾音，第二拍的密集型节奏增添了一丝俏皮和美好的色彩，“三月”模仿前半小节的主题但有变化，描绘的是柳絮

如烟、繁花似锦这一春意盎然的三月扬州，符合原诗中诗人风流雅兴的个人形象。“下扬州”的附点节奏延续了俏皮、自信的形象特点。即使是送别诗，诗人依然浪漫不俗，俏动的旋律与积极乐观的诗人形象相统一。



图 4

第三句中（见图4）“孤帆”在起音#F角上，此处运用简单的二八节奏型，它只是说明诗人所见的主体，并不做强调。强调的是“远影”，且“影”在大切分的节奏上，三度跳进表现诗人内心的愁绪，接着一个级进

引出下句。在大跳音程的表现效果下，把“碧空尽”推向高音，描绘的是船帆渐渐消失的画面，延续并推进离情愁绪。而留有的休止，即是转变色彩的提示。



图 5

第四句（见图5），“惟”再次以高音作强调，宣泄情感。此处按音阶进行的方式发展旋律，“天际”写的是河水尽头，放眼望去看不到边。壮观的景象与激奋高亢的旋律结合，展现以一个热爱山河大地、憧憬未来与远方的诗人形象。再以相对平缓的音高变化重复该句，以作补充至结束。

综上所述，当旋律的发展基于诗词的情感变化呈线性发展时，在演绎声乐作品的过程中，意境美会更为直观地感受与体现。

5 结论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是艺术歌曲中一个重大分支，在古代就出现过“诗乐一体”的形式，由于更朝换代，音乐与文学以相对独立的形式发展。自近代“学堂乐歌”盛行以来，古诗词千年积淀，古诗词歌曲再次充满生气和活力。艺术是美的。在实践过程中，需要要重视作品的审美价值，挖掘作品中关于美的内涵；重视用音乐学的综合知识，客观地分析音乐作品；重视用文学的视角，去了解每个作品背后的文化与底蕴。在古典文化与音乐的碰撞中，还有更多作品值得去研究其中的内在美，探索蕴含的艺术审美价值，挖掘古诗词歌曲更强的生命力。与此同时，给予当代作曲家在与民族文化结合的音乐创作中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参考文献

- [1] 李允聪. 探究古诗词艺术歌曲演唱特点[D]. 北京: 中国音乐学院, 2021(08): 6-9.
- [2] 于天澄.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意境探析[D]. 重庆:

西南大学, 2022(04): 24-25.

- [3] 张年华.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在声乐教学中的实践对策探究[J]. 戏剧之家, 2021(30): 105-106.
- [4] 幸榕. 从康德“自由美”与“依附美”的立论看现代音乐的审美[J]. 昆明学院学报, 2008(03): 118-120.
- [5] 王云. 诗词赋呈现音乐美的三重维度[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48(02): 65-72.
- [6] 郭梦真. 论古诗词歌曲《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艺术特征[J]. 当代音乐, 2022, (02): 111-113.
- [7] 龙小宇. 艺术歌曲《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演唱研究[D]. 昆明: 云南民族大学, 2024.
- [8] 郑佳瑶. 谈中国古典音乐的审美特征及类型[J]. 大众文艺, 2021(12): 65-66.
- [9] 刘璐. 论声乐艺术中的审美内涵[J]. 黄河之声, 2015(08): 113.
- [10] 宋燕春. 试论声乐表演过程中对歌词气质美的诠释[J]. 黄河之声, 2019(21): 53-54.
- [11] 赵悦. 民族声乐演唱中的音色处理探析[D]. 西安: 西安音乐学院, 2022(03): 2-3.
- [12] 李乐. 声乐演唱中的情感表达与演唱技巧探讨[J]. 大观(论坛), 2025, (06): 36-38.

作者简介：张文涵，男，湖南怀化人，广西科技大学人文艺术与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声乐表演；

吴振国，男，广东佛山人，博士，广西科技大学人文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声乐表演、民族音乐。